



辛弃疾像

故宫的书法风流⑤

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辛弃疾的一幅书法真迹——《去国帖》，就是辛弃疾在写下著名的《菩萨蛮》之后写成的。根据徐邦达先生考证，此帖的书写时间当为辛弃疾平茶寇后，诏江西提刑除秘阁修撰，故此帖当书于淳熙二年(公元1175年)十月间，辛弃疾时年三十六岁。

从《去国帖》可以看出，辛弃疾的政治生涯，虽然无须像岳飞、韩世忠这样面对皇帝对武将的猜忌，但在宋朝完成第二次收兵权之后，文官集团势力坐大又成为皇帝的心腹之患，宋孝宗频繁换相，伴随的是大规模的清洗，辛弃疾的许多朋友都受到牵连。辛弃疾的心情再度沉落到谷底。

挑灯看剑辛弃疾(三)

□祝勇



辛弃疾雕像

壹

中锋用笔
《去国帖》清秀稳健

《去国帖》是《宋人手简册》中的一页，纸本，行楷书，纵33.5厘米，横21.5厘米，共十行，一百一十字，是辛弃疾唯一存世的纸本书法真迹。在北京故宫博物院，有许多这样的唯一，比如王珣《伯远帖》、李白《上阳台帖》、杜牧《张好好诗》，都是这些书作者唯一的存世笔墨。辛弃疾《去国帖》，也是这样的“唯一”。

《去国帖》全文如下：

弃疾自秋初去国，倏忽见冬，詹咏之诚，朝夕不替。第缘驱驰到官，即专意督捕，日从事于兵车羽檄间，坐是倥偬，略无少暇。起居之问，缺然不讲，非敢懈怠，当蒙情亮也。指吴会云间，未龟合并。心旌所向，坐以神驰。右谨具呈。宣教郎新除秘阁修撰，权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，辛弃疾札子。

这是一纸信札，全帖通篇小字，中锋用笔，清秀稳健，不同于他词风的豪迈奔腾，却表现出浓郁的书卷气。我们常说“文如其人”“字如其人”，但“文”和“字”，风格有时不尽相同，这说明诗、文、书法这些艺术都有复杂性，人就更是一个多面体。

笔者在《待从头，收拾旧山河》中说过，很多人相信了草书前后《出师表》是岳飞手迹，是因为那文字线条里透露出的豪情符合人们对岳飞的想象，但岳飞真实的手札墨迹，透露出来的却是文人般的稳重隽秀。在辛弃疾的书法里，同样看不出“气吞万里如虎”的磅礴气象。也正因如此，书法才成为一个丰富、立体、复杂的世界，似乎总会有某种变化，超出我们的想象。幸亏他们在诗词之外，有手札墨稿留到今天，让我们从另外的角度了解他们，体会他们的内心。

《去国帖》的札封不存，收信人是谁，已成历史之谜。

根据学者吴斌对《去国帖》的分析，全札可分成三层意思：

第一层是说，辛弃疾勤于兵事，专心剿寇，不敢懈怠，相当于汇报剿匪工作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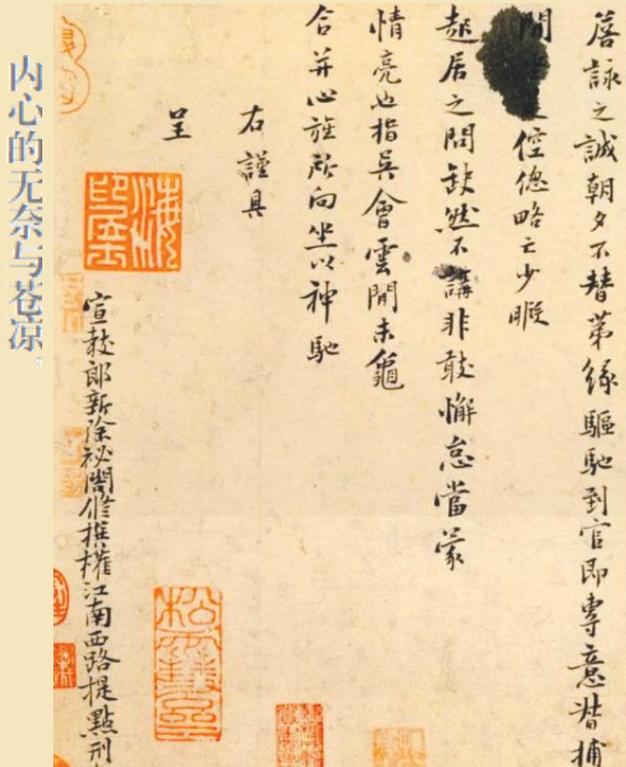
第二层是，对自己到江西工作后，未对收信人有“起居之问”，表示歉意；

第三层是，遥望杭州，不知何时才能见到您，我热切地期盼着领略您的风采。

最后“右谨具呈。宣教郎新除秘阁修撰，权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，辛弃疾札子”。这是辛弃疾的落款。

吴斌认为，透过以上三层意思，我们可以寻找到以下五条线索：一、收信人是辛弃疾的上级；二、收信人在杭州；

内心的无奈与苍凉
一醉一梦，一醒一怜，折射出辛弃疾



《去国帖》(局部) 宋 辛弃疾 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

三、《去国帖》是辛弃疾七月离开杭州后，写给这位上级的第一封信；四、辛弃疾表达了“不负剿寇重任”的意思，可视为完成使命后的交代；五、辛弃疾渴望回杭，面见这位上级。

辛弃疾写《去国帖》时，叶衡已然外放，贬知建宁府(府治在今福建省建瓯市)，不在临安(今浙江省杭州市)，不可能成为辛弃疾拜谒的对象。

纵观朝中的重要人物，有研究者推测，它最可能的收信者，是曾觌(dí)。

贰

主张北伐
是旗帜鲜明的主战派

曾觌，字纯甫，号海野老农，汴京人，是宋孝宗赵昚的“潜邸旧人”，因善于察言观色，深得宋孝宗欢心，从此“轻儇浮浅，凭恃恩宠”，“摇唇鼓舌，变乱是非”，权势盛极一时。他在历史中的名声蛮负面的，《宋史》把他归为“佞幸”，史书中不见善评。

朝臣多次上疏，指责他不学无术、见识浅薄。

然而，假如以主战与主和的立场划线，曾觌却是旗帜鲜明的主战派。曾觌和虞允文是对头，这并不意味着他与虞允文的北伐主张相左。历史，并不是非黑即白。隆兴和议后，曾觌于乾道五年

(公元1169年)深冬出使金国，看茫茫原野，过邯郸古道，内心涌起无尽伤悲，写下一首《忆秦娥·邯郸道上望丛台有感》：

风萧瑟，
邯郸古道伤行客。
伤行客。
繁华一瞬，
不堪思忆。

丛台歌舞无消息，
金樽玉管空陈迹。
空陈迹，
连天衰草，
暮云凝碧。

人们评价，曾觌词风格柔媚，多是风花雪月之作，但这首《忆秦娥》，却是苍凉激越，透出几分男儿血性，有点儿“风萧萧兮易水寒”的意思。“丛台歌舞无消息，金樽玉管空陈迹”，它的潜台词，显然是希望“有”消息，也希望这陈迹“不空”，景与物里，其实都藏着不满，对谁不满，就无须深说了。曾觌以江山破碎为主题的词还有很多。当然，曾觌只是表达一下个人情感，没有血拼金主、一去不还的意思，诗词的力度，当然与辛弃疾不在一个台面上。但他也算是南宋著名词人，留到今天的作品，还有一百多首。

学者林昭德、李达武这样评价曾

觌：“像曾觌这样的上层文人，不管他把自己的命运同最高统治者联系得何等紧密，残破的家国、积贫积弱的国运总会不断地叩击他的心，在光荣的历史与屈辱的现实的夹击下，又怎能不流泻出那只能属于自己的反省和呻吟呢？所以我们认为在这首词中，所谓繁华一瞬，所谓歌舞陈迹等都寄寓着对北宋灭亡的感叹，以及失地未能收复的悲伤于其中。正是作者从这种反思启示着人们：分裂和偏安是不得人心的。”

叶衡拜相，曾觌是幕后的推手，可见他还是见有见识、有担当的。曾觌还与韩彦古是亲家，而韩彦古的父亲不是别人，正是抗金名将韩世忠。顺便说一句，他写得一手好词，可见他也并非不学无术。

曾觌《水龙吟》曰：“楚天千里无云，露华洗出秋容净。”这与辛弃疾《水龙吟·登建康赏心亭》首句“楚天千里清秋，水随天去秋无际”不谋而合，说不定曾觌和辛弃疾之间，也曾“互通款曲”。

叁

心情沉重
迁往信州闲居十年

对于辛弃疾来说，曾觌是神一样的存在，是朝廷里的靠山，是他后台的后台，但曾觌的词虽佳，却被辛弃疾甩出了十万八千里，辛词光耀千古，无情地遮蔽了曾觌的存在。

不幸的是，这靠山，也在淳熙七年(公元1180年)去世。终于，在曾觌去世的第二年，辛弃疾被削职为民。

从《去国帖》可以看出，辛弃疾的政治生涯，虽然无须像岳飞、韩世忠这样面对皇帝对武将的猜忌，但在宋朝完成第二次(也是最彻底的一次)收兵权之后，文官集团势力坐大又成为皇帝的心腹之患，宋孝宗频繁换相，目的就是打压、制衡文官，让他们懂得夹起尾巴做官。孝宗一朝宰相变换的频率，在宋代绝无仅有，把帝王的驾驭术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叶衡外贬，伴随的是大规模的清洗，辛弃疾的许多朋友都受到牵连。辛弃疾的心情再度沉落到谷底。

叶衡贬了，曾觌死了，从北国“飞”到南方的辛弃疾彻底变成了一只孤雁，在江南的天宇下遨游飘零，他的身手，再难有施展的机会。如本文开篇所写，淳熙八年(公元1181年)，辛弃疾就这样心情沉重地迁往信州(今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)，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闲居生涯。

“小舟行钓，先应种柳；疏篱护竹，莫碍观梅”，像一百年前的苏东坡一样，甘心或者不甘心地做起农民，自号：稼轩。

《故宫的书法风流》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